

云中岳武侠精品

挑情烈火

情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27

(I)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侠系列

烈火情挑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情…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3 号

情 侠 系 列
烈 火 情 挑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2-3/I·091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遑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纾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神刀太保唐青松劫富济贫，与明朝廷封在西安的藩王府发生冲突。王府卫队在武功难以取胜的情形下，以官府势力压迫神刀太保离开西安。神刀太保刚刚踏入江湖，便陷入武林四大门派明争暗斗的激流之中，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神刀太保神奇的刀法和超凡的武功，受到黑白两道高手的瞩目。飞虹玉女投怀送抱，软玉温香，情意缠绵，当她得不到唐青松助她搏取江湖第一女杰的桂冠的承诺时，无情地离去，而平日极为冷漠的妙剑却愿追随神刀太保。在轩辕古丘，神刀太保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对武林超级强手，与妙剑配合，奋勇拼搏，所向披靡。飞虹玉女再次关注唐青松，情挑失效后，不惜使用阴谋，欲置神刀太保于死地。与神刀太保并肩闯江湖出生入死的友好，却是秦王府的密探。

该书情节紧凑，起伏跌宕，值得一读。

目 录

第 一 章	卧虎藏龙	(1)
第 二 章	锋芒初试	(39)
第 三 章	邂逅	(78)
第 四 章	义结金兰	(119)
第 五 章	威迫利诱	(159)
第 六 章	意乱情迷	(199)
第 七 章	英雄气短	(239)
第 八 章	祸不单行	(278)

第一章 卧虎藏龙

钟楼换更的计时灯笼，一升一降徐徐更替升上杆端，几乎全城都可以看得到：三盏灯，三更起更。

“咚！咚！咚……”绵绵的鼓声，随灯笼的升上杆端而传出，然后城四隅的更楼应和，绵绵不绝，全城在密鼓声中震撼。

街上行人渐稀，每个人脚下加快返回家门。

大街小巷的管制坊门，由管制的人一一关闭，只留下一座小栅门，供巡夜的治安人员与更夫通行，交通断绝。

犯夜禁者，枷号示众。

市街中心的雄伟钟楼，是西安府城的地标，重檐复屋四角攒尖顶，全高十二丈。四周是大广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在这里向四方辐射伸展。北大街北端偏东，是地占半座城的王城。目下的藩王是秦府宣王朱怀卷，对外的称谓是秦王国主。

上一届的秦王没有子嗣，由侄儿袭封，原爵是镇国中尉，地位不高。袭爵后晋升为郡王，神气起来了。目下是嘉靖四十年四月，他已坐了王座十三个年头，百姓们对他的评价不算太恶劣，还不至于被称为暴君。

这是每天晚上必须大敲特敲的净街鼓，子时起更，正式夜禁开始，家家闭户，街巷中无人敢走动犯禁。

夜禁净街鼓的响数，每一代的皇朝都不同。汉唐是八百至一千，明期是六百。有时官府嫌时间过长，只敲三四百，以便严加管

束,尽快把冥顽刁民赶回家免生事端。

鼓声一落,必须街净巷空,巡夜的兵丁便开始抓走动着人,居民必须在鼓声频催中赶回家关门闭户。一年中,只有几回节日不敲,金吾不禁,可以彻夜狂欢。

比方说:元宵节就没有夜禁,而且一连三天。

目下是四月初,没有狂欢节日。春雨绵绵,正是蛰龙破土抬头飞天的时节,大地欣欣向荣。

但今年春雨来得迟,而且雨量小,清明后仅下了几天雨,麦子生长差强人意。这几天,天空中云层薄,暖洋洋的春阳驱散了寒意,就是没有雨。夜间,上弦月高挂天空,一朵朵淡云飘过,满地银光忽隐忽现,别有情调,比有如一个大光饼的明月可爱些。

净街鼓与夜禁,对某些人没有约束力。尤其是那些畸形的夜间活动族类,根本不把禁忌放在心上。

十八个人分为三组,飞檐走壁接近安仁坊宋家大院。每个人都穿了灰色的夜行衣,灰头罩仅露出双目。背上腰间,携有各种囊袋,兵刃系在背上,只有从身材上可以分辨高矮肥瘦,性别就无法分辨了。

就是一座有幽雅庭园的大宅,主人远任京官眷眷春定居京师,已经有七八年不曾返回,每年仅由留守的子侄看守修葺,庭院深深白天也罕见人迹,但却是一些地方龙蛇的临时居住,和秘密活动的聚会处。徐家的留守子侄有自己的住处,散居在城内的街巷,平时仅有几个轮值的人出入,懒得理会来来往往夜间出没的不速之客,双方心照不宣,只要不损坏房舍,彼此不伤和气。

里面有二三十栋建筑,亭台楼阁一应俱全,向东望,不远处是寺内有塔的宝庆寺,塔高十层。升上五六层,便可看清大宅内的景物形势,就以大宅的隐私权不佳,据说风水不好。宅内的一切动静皆暴露在登塔人眼下,风水哪能好。

宝庆寺的华塔,不禁香客登临,其中的龙凤雕饰与石佛嵌像颇

堪一观，登塔南眺，与南关外的小雁塔遥遥相望，其实相距并不远。

夜间登塔向徐家大宅窥伺，房舍内的灯火历历在目，虽然不可能看到人的活动情景，至少可以知道何处有人，有灯光必定有人活动。平时，徐家夜间不可能有人活动。

这些夜行人根本不在乎宵禁，在屋顶蹿高纵低掠走如风，从东院悄然潜入，三面一抄，向后院的一座小楼接近，三面分抄，像一群鬼魅，闪动疾进无声无息，小心翼翼接近，警觉心高。

楼其实并不小，只是靠近后院正宅的大楼两相比较，便只能称小楼了。

楼仅两层。府城的民宅十之七八是平房，高度有限，轻功高明的人跃登二楼的楼外廊，轻而易举，跳下更是易如反掌。

小楼中的灯光是二更正才点亮的，城中的夜市正逐渐市阑人散。

这是内眷才能光临的小楼，女主人招待女宾的禁地。徐家已经设有女眷居住，用不着设内外之防。

雅厅的圆桌四周，三男一女在灯光下品茗。晚春寒气仍浓，一旁的兽炭铜炉上的水壶，壶嘴喷出的蒸气，化为阵阵白雾，发出噓噓喷气声。

大磁茶壶盛在保温盆内，他们还真懂得享受。要说是品茗并不正确，关中对茶的要求还没入流，而且有干果一类食品喧宾夺主，所以只能说他们在喝茶而非品茗。

四位男女皆年在双十上下，都很年轻，女的要小两三岁，明眸皓齿，瓜子脸露出俏皮慧黠神韵。

四个活力十足雄健自豪的年轻男女在一起，青春气息就令人羡慕，再加上都带兵刃，那股豪气就更令人望之气慑，不可招惹。

尤其是那位剑眉虎目身材修伟的年轻人，所佩的刀更令人心惊。采用臂悬式贴佩在胸肋外侧，使用挂肩勒胸式的皮佩带，刀长两尺六，可以完全掩藏在衣内。比单刀长四寸，刀把则加长两寸。

刀锋宽，与一般的狭锋长刀不同，显得特别沉重，外形也怪异。皮护腰上另设有插套扣环，刀可以改佩在腰胯外，或者干脆插在皮护腰的夹套内，拔刀就容易多了。

其他三男女，仅佩了尺二长的短匕首。这种小短剑主要用途是自卫，攻击力不足。

每个人都带有百宝革囊，分量不轻，大概盛的可能真有百宝，可派非常多的用场。

表面上像在品茗闲聊，其实似有所待，两座双柱式龙凤灯台，放置颇为巧妙，利用折屏型光幕，将烛光导向三座花窗，其中一座正对着宝庆寺。白天如果大开窗门，宝庆寺登上华塔的人，可以隐约看到楼内的动静，夜间只能看到烛光。

六百声净街鼓终于数尽，全城沉寂，街巷黑沉沉，不再有人行走。

小楼的烛光，仍然透窗而出。

佩了怪刀的年轻人，瞥了壁角的花架一眼。那里没放置盆花，却放着更盘。

更盘，是一种大户人家才使用的计时器，用铜铸造的经尺浅盘，盛了半寸深的香灰。使用时，以从香烛店购得的没有插骨的信香，串连搭成齿牙状排列。每一支信香，可燃两刻时辰，即一更的四分之一，燃尽四支，就是过了一个更次。仆人们巡更守夜，得靠更盆定时换班。这玩意准确度本来就有误差，不能放在通风处，风一吹，香烟的速度自然加快，误差就更大。

已经燃尽八支香，第九段正从连接处继续点燃。这表示三更起更了，与净街鼓配合得相当准确无误。

“曾二小姐，还有半个更次，你的人能准时赶到吗？”他神色泰然，毫无期待或焦急的神情流露，顺手替女郎添茶：“你们的人如果不能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藏匿，决难准时赶到晤谈。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守时的人。我的处境不容许我粗心大意，订约一定过时不

候。”

“放心啦！唐爷。”女郎曾二小姐嫣然一笑，表示信心十足：“丁三爷是本帮的全权代表，足智多谋称小诸葛，一定在天黑之前潜入了，毫无问题可以准时赶来，误不了事。”

“但愿如此，但恐怕靠不住。”唐爷喝了一口茶，明显地不以为然：“府城的牛鬼蛇神，对你们长安帮毫无好感。你们的帮中重要人物，只要敢在府城露面，肯定会有人向权势人物通风报信，让牛鬼蛇神赶你们远离疆界，甚至会向官府告密领赏，捉你们进大牢吃太平饭，正好乘机接收你们的长安地盘。”

“只要你唐爷肯点头，府城就有咱们长安帮立足地。这就是本帮希望你洽商共存共荣，甚至携手合作，一定可以在短期间，成为雄霸关中的第一大组合。”曾二小姐眼中有热切的神采，还有几分说客的才华。

“没兴趣。”唐爷一口回绝：“我平生无大志，与王庄的皇家龙种玩命是被迫自保，真要正式站出来组帮结会，那些可敬的治安人员，就可以化私为公，公然捉我砍我的脑袋了。你知道有多少治安人员要对付我。所以你们最好不要打邀我雄霸关中的主意，以免陪我上法场。我只希望和你们协商粮食偷运至蓝关山区的事，驮队需通过你们的长安地境，独食不肥，我不希望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开价和我捣蛋。”

“唐爷不是不上道的人。”曾二小姐用江湖口吻说，与小姐的形象不搭调：“任何牵涉到名利权势的事，必定要冒风险。任何一方不上道，违反分金同利，利益分沾的成规，必定有是非。”

“对，利益分沾，风险也要分担，办事要守互惠的成规，具有相等条件，才配谈分金同利。”坐在右首那位豹头环眼年轻人盯着曾二小姐，口气强硬：“这些年来，你们长安帮好像不曾给过咱们分文好处。贵帮主混世浪子汪贵，要不是认为这次协商有暴利可图，怎肯冒险派人入城，约咱们在此地会面？”

“哼！你们又给了本帮多少好处？”曾二小姐左首的同伴，死鱼眼一翻，重重地放下茶杯，表示心中的不满。

“呵呵！你心知肚明，是吗？”唐爷也虎目怒张，笑声怪怪地：“你们长安帮，与西面的成宁帮，南面的终南帮，势力范围有些地方重叠，经常发生利害冲突，暴力解决时有新闻，几乎每次都由我神刀太保出面做和事老，替你们排难解纷，谁给我好处酬谢了？我是本城的主人，你们拒绝我前往贵帮的灞桥镇会面，要在城内我的地盘内协商，反客为主表示你们才是强者。贵帮主最好不要狮子大开口，我神刀太保这次管的事，本来就无利可图，真要惹火了我，你们该知道结果。多你们百十条好汉为敌，我神刀太保毫不介意。其实我可以找终南帮合作，运粮驮队绕远些就可以解决。官方我也有朋友，他们知道身在公门好修行，偷运粮食至蓝关山区济急，未来就是积阴德的事。那一带去年天旱，秋粮歉收。今年麦子生长也缺水，收成恐怕不到三成，根本不敷完粮，不但要挨饿，还得欠税坐牢，必须有粮食济急。这不关我的事，我还得掏腰包出钱替他们打点。老实说，他们其实出不起几个买路钱，哪一家山农不是一穷二白的？所凑的买路钱，很可能是卖儿卖女得来的。你们如果狮子大开口，我陪你们玩命，哼！”

西安是新疆第一大城，过去曾经是天下的中心，历经千余年的古皇都，是世界级的历史名城。目前虽然凋零了，过去的辉煌历史一去不再回，但在明朝，仍然是新疆的重镇。

天下每一座城市，都有各式各样的龙蛇横行。每个龙蛇都有活动的地盘，不断地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发生暴力血腥冲突，成王败寇的观念植根人心。

治安当局对这些龙蛇，处理的手段，也五花八门，刚柔并济。挂勾共谋奸利，便是手段之一。

西安的行政单位，多得连本府的人也难以摸清。秦王府、陕西布政使司衙门、府衙、按察使衙门……

府的附廓分东西两县，东是长安县，西是咸宁县。两县的治安人员，对混世的龙蛇有深入的了解，利益分沾就称兄道弟，利益有冲突就你死我活。

你想获得些什么，必须付出些什么；人想活下去并不太困难，问题是要怎样活。想活得如意，活得比别人强，那就不是易事了，所付的代价也极为可观。在艰辛的世代，人的死活是很难控制在自己手中的。

长安帮，听名称便知道是府城外东境的混世龙蛇组成。但帮的称呼，并不专指黑道帮派组织，也表明是某一地区的人，在意识上所形成的无形组合，也成为有形的伙伴。

城外的混世龙蛇，通常不会捞过界进城猎食，不但城内的治安人员要提防他们，城内的混世龙蛇更可能群起而攻，严防他们把爪子伸过界。

长安帮要求在城内协商，难怪神刀太保心理不爽。但情势不由人，不得不接受。

关中地区，自从这个嘉靖皇帝登基之后，似乎灾难连连，水深火热。皇帝惟一的希望是成仙和享受女人，其他人民的死活与他无关。六年前岁杪，一场空前绝后大地震，死了八十三万人，尸臭百日仍然薰人。府城除了王城之外，民居倒塌十之七八，迄今仍有一些街巷创痕犹在。三年前正月天，又来一次大震，幸好仅死了几千人。

不仅是关中地区，自嘉靖三十四年至今年正月，全国都在闹地震，包括京师、南京、江浙、甘陕……震震震，震得民不聊生。而朝廷的权臣奸官，却拼命搜刮，变本加利祸国殃民，难怪遍地哀鸿，遍地萑苻，豪强并起，血腥满地。

社会混乱，正是豪强崛起的好时机。江湖道上，风云四霸天崛起、兴盛、衰败、殒落。新一代的人，正在步他们的后尘迈入江湖，帮派林立，秘教会社遍天下。

天下第一大秘教弥勒教，先后已举兵两次，失败后已转入四川待机，准备第三次举事打江山。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势，人的命运操在别人手中，谁不幸倒下去，怨天恨地无济于事；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一定能平安活下去。

“我陪你们玩命！”这句话相当沉重，充满浓浓的血腥味，也流露出被迫无奈的愤慨的讯息。

为事不关己的事玩命，大傻瓜也不会做这种蠢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说，违反天性的事不可做，损害自己以图利他人，是违反天性的蠢事。所有的生物在生存竞争中，天性都是自私的，极少例外。

曾二小姐与男同伴的脸色阴晴不定，但原因绝不是为了表示歉意而内疚。

“唐爷请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曾二小姐口气一软：“把常例钱说成买路钱，怎么把我们当成强盗了。你请放心，我们……”

“你的人来了？”神刀太保突然置杯而起。

“应该来了，快要三更正……”曾二小姐也放下茶杯，向厅门走。

“来的真是贵帮老三小诸葛丁老三？”神刀太保脸色一变，虎目中冷电乍现。

“是的，他带有四个人同行。”曾二小姐伸手要拉开小厅门。

“他们不从厅门进来。”神刀太保向同伴打手势。

“哦！你的意思……”

“丁老三再苦练十年轻功，也无法一跃两丈高。”神刀太保指指东面的花窗，窗外是小楼的外廊：“他们从那边上来了，轻灵如猫非常了不起。退！”

他的同伴身形乍闪，贴在厅角暗影中。

楼高一丈六，外栏高四尺。这是说，必须飞跃上升两丈，手搭

住栏杆引体上升，翻越外栏滑落廊道再贴在窗下。当然，手可以先搭住外栏底部的楼檐，再引体上升翻越，可以减升四尺高度。

在轻功来说，四尺，可用天文数学来形容。练功时要想在基本高度往上增，每增高一寸，很可能需下一年半载苦功。如果在先天的根基上已到达极限，再想增高一寸，那根本就是白费工夫，妄想而已，只会减低不会增高，再苦练一百年也是枉然。

曾二小姐与同伴，也急急退至壁角，反应迅疾，匕首已到了手中严阵以待。

一声闷响，听门开处，鱼贯踏入六名穿夜行衣的人，两面一分，堵死了厅门。

人是从厅门进入的，而非破窗而入。

如果神刀太保的听觉是正确的，两侧的花窗外廊道必定有人已堵在外面。

厅外四周都有人，瓮中捉鳖。

为首那人高大魁梧，留了大八字胡，怪眼冷电森森，年约半百气势慑人。

“天杀的！有人出卖我。”神刀太保不但不害怕，反而用大嗓门诅咒：“他娘的！陈总管，好像我真的被你逼在绝地里了。”

“哈哈！错不了，你的确成了瓮中之鳖。”为首的陈总管得意的笑声刺耳：“本总管等这一天，整整等了三年，可被我等到了。我要把你赤裸裸吊在王庄的庄门外示众，然后埋在麦地里做肥料，你认命吧！小太保。”

“认命？呵呵！开玩笑。”神刀太保把灯台移至壁下的小案桌，拖并桌椅以便动手相搏：“从就读启蒙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你们皇家王庄的子弟成了对头，你们除了用金枝玉叶特殊身份压我之外，能把我怎样？他娘的！你好像把王城十铁卫全带来了，他们就不怕有秘教的人潜入王城行刺？为了宰我，大概你们不惜工本，要那位王爷国主，躲到地底禁宫委屈一夜。来捉我吧！老规矩，你们

只要不拔刀,我的神刀决不会出鞘,除非你们不怕丢人现眼一拥而上。十几年来,我订下的规矩不会改变。你上。”

朱元璋建立大明皇朝,把皇子皇孙分配到全国各地称王,称为国主。国主有封地,有护卫军,有官吏,有王宫,有王庄。

王庄,指国主的粮食供应地。此属三卫官兵,另有卫田,粮食自给自足。

王庄的田地,名义上已属国主所有,成了国主的私房。实际上这些被征收的土地,仍由原来的地主耕种,只不过不再向各府州县衙门完粮纳税,而是向国主缴纳。对外,称王庄,王府委派有人管理,列为禁区,胆敢闯入生事骚扰,概由王府法办,地方官管不着。

这位陈总管,就是管理王庄的人。王庄有好几座,最近的一座在城南郊的韦曲附近。城南部的大村落韦曲杜曲,是唐代的名门世家,目下仍是人丁不衰,但早已不是什么显赫世家了。韦家的田地,有一半已被划入王庄。

王庄的地主村民其实不是皇家的子孙,与其他一股村落并无多少分别,本身就设有社学,邻近的村民子孙,也可以前来就读,小猴子们吵嘴打架,平常得很。久而久之,大人们闲得无聊插手干预,不但小孩子们结仇积怨,大人们也势同水火,小则打斗,大则动刀枪你砍我杀。陈总管怎肯和他徒手相搏?举手一挥,出来了两名健壮如牛的大汉,四只大手一挥,控制了四周,像是架网捞鱼,每个手指极像老虎的利爪。健壮的人一定孔武有力,被抓住肯定脱不了身。

两大汉刚伸手完成合围,还来不及挺进,一声长笑,雷霆打击骤然光临。

神刀太保抢先发动攻势,快速猛烈无可克当,首先扑向右首的大汉,连环双撞招狠骤发,强行走中宫楔入,在刹那间,在大汉的胸腹共捣出了五记短冲拳。

大汉还来不及收回张开捞鱼的手,反应太慢了,五拳像是同时